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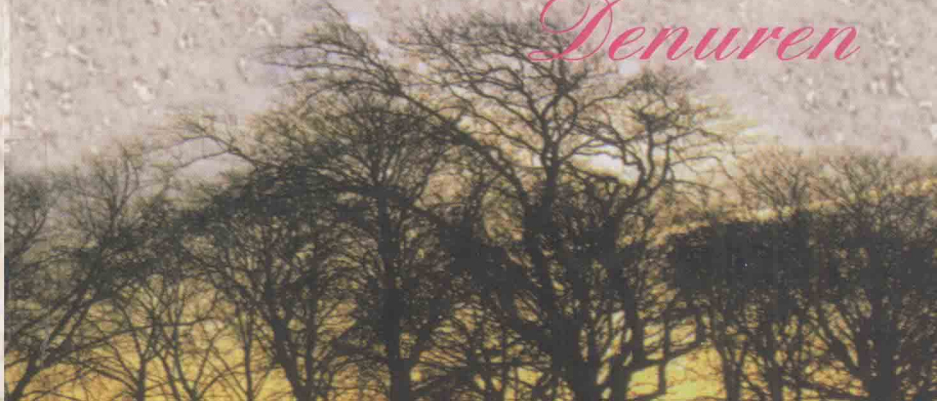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

法国中尉的女人



[英] 约翰·福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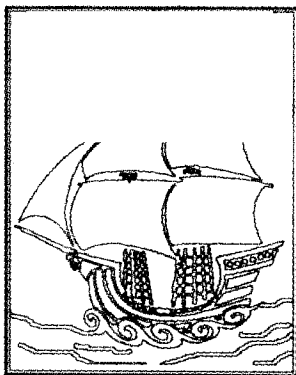
*Faguo zhongwei
Denuren*



世界经典名著

法国中尉的女人

(英)约翰·福尔斯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全学

封面设计:朱平

世界经典名著
法国中尉的女人
(英)约翰·福尔斯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00印张

2006年1月修订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3324-7/I·1295 总定价:2800.00元(共100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一个形象猥琐、心肠狠毒的半兽人绑架了一位从事艺术的姑娘……

作者约翰·福尔斯（1926—）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他的第一部小说《收藏家》出版后，颇受欢迎，被誉为“讲故事的大师”。这部《法国中尉的女人》出版于1969年，1970年获史彥斯文学奖，后被改编成电影，影响深远。福尔斯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集《乌术之塔》、讽刺作品《丹尼尔·马丁》和小说《曼迪萨》

福尔斯善于把心理描写和社会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刻画人物细致生动、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第一章

放眼西眺，
烟波浩渺。
日晒雨淋，
伫立首翘。
落落孤影，
目驰天遥。
胜境何在？
天涯海角。

——哈代《谜》

英国国土的西南方延伸出一片陆地，这儿有一凹处，叫作莱姆湾。它是这一带最大的海湾。海湾一带的那片土地叫作“莱姆里吉斯”，这个名字古老而不为人所知。在莱姆湾，人们最讨厌的就是东风。

一八六七年三月底的一个上午，狂风怒号，使人瑟瑟发抖。

这时莱姆里吉斯的码头上走过来一男一女。对这一对男女的行色与关系，聪明人一看便可猜出几分。

在过去的至少七百年里码头附近的防波堤一直都是老样子。对土生土长的莱姆人来说，那防波堤不过是沿海一堵蜿蜒曲折的长墙而已，由于码头远离镇子，就像当年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远离雅典城一样（当然两个城市和两个港口的规模差得很远，不好相比的），莱姆人似乎对它不屑一顾。当然，几百年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莱姆人还是花了不少钱来对防波堤进行修缮，因为有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但是，对一个不计较纳税而又很有眼光的人来说，这个码头却是英国南部沿海最美丽的海边壁垒。它之所以受到重视，倒不仅是因为像导游手册上所说的那样，它散发着英国七百年来的历史气息，因为英国军队就是从这儿出航去迎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因为蒙默思公爵就是从这儿登陆的……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民间艺术的一块瑰宝。

既简洁又繁复，既粗犷又细腻，既有细致的曲线又有大笔浓抹，就像亨利·莫尔和米开朗琪罗的画作一样的风格。它清新动人，生气勃勃，美仑美奂。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也许是吧。但是，我的话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从本故事发生的那一年直到现在，码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然莱姆镇已经大变样了。但如果你站在海边向内陆望过去，这种检验就失之公允了。

不过，要是你在一八六七年，像刚才那个男子一样向北方和内陆眺望，你看到的却是一派和谐景象。在码头与内陆的中间座落着十几所房屋和一家小造船厂，错落有致，犹如风景画一般。



造船台上有一只小帆船的骨架。越过草坡草地向东半英里，是莱姆镇上用茅草和石板盖的屋顶。莱姆镇在中世纪曾名噪一时，但从那以后便开始衰落。在西边遍布鹅卵石的沙滩上静静耸立着一道灰色峭壁，当地人叫做克立夫斯崖。蒙默思就是从那儿开始了他的愚蠢行动。再向远处的内陆方向望去，可以看到连绵不绝的悬崖峭壁，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说防波堤确实像是最后一道壁垒，阻止了海岸西部水土流失的严重化。我说这话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在那一带，当时并没有什么房屋，直到今天，远处海滩上也不过只有几间孤零零的又破又旧的茅房。

这样看来，当地人很容易看出（当时也的确有一个人在观望），那一男一女不是本地人。他们都是雅兴十足的人物，不会因为风寒而错过欣赏码头风景的大好机会。但是，那个旁观者如果把望远镜焦距调近一点，就会发现，那一对儿似乎对默默地一起散步更感兴趣，而对莱姆镇那些沿海的建筑物却不屑一顾。而且他一定还会发现，这两个人不仅有高雅的兴致，也有高雅的外表。

那年轻姑娘穿着入时。一八六七年的时候，社会时尚有所改变，人们对女裙衬架和大女帽开始感到厌恶。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她穿着一件红裙子，裙子很窄，紧紧地裹在身上，而且还很短，因为厚厚的绿色外套下面露出一双雪白的脚踝和一双黑色的靴子，在码头的护墙上轻巧地走动。带网的发髻上斜戴着一顶卷边低檐小帽，边上插着一束漂亮的白鹭羽毛——未见过大世面的当地妇女当时觉得这种头饰款式不好看，她们起码还得再过一年才敢于尝试。那个男子个头稍高，周身上下穿着浅灰色衣服，

手里拿着一顶大礼帽。他刮掉了腮边胡子——几年前，英国男性最佳时尚的评判人士就说过，这种举动有些庸俗，也就是说，这会让外国人感到滑稽可笑。这个时代的人一定会觉得那年轻女人衣服的颜色非常刺眼，但是那时候因为苯胺染料才刚刚发明出来，所以衣服都是大红大绿的。再说，其他方面的陈规陋习束缚着妇女们的一举一动，于是作为一种补偿，妇女们钟情于穿大红大绿的颜色，而不愿再谨小慎微地去穿得素净淡雅。

让那个拿着望远镜的人最为莫名其妙的，大概就是蜿蜒昏暗的防波堤上站着的另一个人影。那人站在防波堤靠海的尽头，好像是靠在一门古代留下来的炮管上。这门倒竖着的炮管现在是当系缆柱用。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风吹动着她的衣服，人却一动也不动，只是向着大海望去，活像一尊海事遇难者的纪念碑，或者是一个神话中的影子。



第二章

我要张开银帆驶向太阳，
我要张起银帆驶向太阳，
我那虚假情人会哭泣悲伤，哭泣悲伤。
一旦我走开，我那虚假情人会哭泣悲伤。
——西乡民谣“西尔维离开时”

“蒂娜，亲爱的，咱们已经拜了海神了。如果咱们现在往回走，虽然是背对着海神，他也是不会怪罪的。”

“您的绅士风度还显得不够。”

“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原以为，您会乘机挽着我的胳膊，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呢。”

“咱们都变得娇气十足了。”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伦敦啊。”

“就像在寒冷的北极吧。”

“咱们最好一直走到防波堤的尽头去吧。”

于是，那男子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朝陆地冷冷看了一眼，仿佛这是他最后一次向陆地眺望，再也不回来了一样。然后，他转过身去，两个人继续沿着防波堤走去。

“我想知道，上星期二您和家父谈得怎么样。”

“关于那个令人快乐的夜晚，您姨妈已从我这儿探听到了所有的细节。”

那女子突然站住，两眼盯着他。

“查尔斯！请注意，对别人您尽可以敷衍了事，可是对我，您这样粘粘糊糊，态度不明不白，那可不行。”

“我的宝贝儿，这么说，咱们怎可以神圣婚姻的形式粘糊在一起呢？”

“这种低级的笑话请留起来到您的俱乐部里去说好啦。”她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催着他往前走。她说：“我收到一封信。”

“恐怕是您母亲来的？”

“我听说出了点事儿……在码头上。”

查尔斯本想发火，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向前走了几步后他才说道：

“我承认，您父亲和我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一点争论。”

“您那样就太不诚实了。”

“我认为那样做正是诚实的表现。”

“那么，你们都说了什么？”

“令尊竟然认为，应当把达尔文装进笼子，送到动物园的猴子馆里去展出。我想给他讲一些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根据，但怎么



也说服不了他，简直是对牛弹琴。”

“您怎么能够——您又不是不知道父亲的想法。”

“我对他非常尊敬。”

“您的意思其实是您十分讨厌他。”

“他确实说过，如果有人说是自己的祖父是只猴子，他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其实，我后来一想，他总会记得，我这只‘猴子’是有爵位的。”

她边走边朝他望了一眼，然后莫名其妙地把头扭向一边。她每次认真起来，都要摆出这个姿势。他们虽然已经订婚，但在她看来，当时订婚中碰到的最大障碍恰在于此。她的父亲是位有钱人，不过她的祖父却是位布商。而查尔斯则不一样，他的祖父是位从男爵。她轻轻地拉住查尔斯的左臂，查尔斯握了一下她戴着手套的手，微微一笑。

“亲爱的，咱们两人的婚事反正已经定下来了。您惧怕令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我要娶的是您，又不是他。您别忘了，我是个科学家。我写过一篇专论，也算是一个科学家吧。哎，不要这么笑，您要是不听，我就把时间全用在搜集和研究化石上，而不用在您身上。”

“我也许还不会对化石心生妒意吧。”她有意停一下。“因为您脚下正踩着化石走了起码有一分钟，却不曾看它们一眼。”

他赶紧低头搜索，猛然弯下腰。防波堤上有些地方是用带化石的石头建造起来的。

“天哪！您看这个，这是氢氧化石。这种化石肯定是由波特兰鲕状岩演化过来的。”

“要是您还呆在这儿不走，我就要惩罚您，罚您到一家采石

场去干一辈子。”听到这话，他笑着乖乖地站起来。“怎么样，把您领到这儿来，够味吧。看吧。”她把他带到石墙旁，那儿砌着一排整齐的石头，可以当作往下走的台阶。

“还记得简·奥斯丁的《劝导》吧？在那本书里，奥斯丁就是让马斯格鲁夫跌倒在这些台阶上的。”

“真够浪漫的了。”

“绅士们都是浪漫的……在那个时代。”

“现代的绅士们就不浪漫，就只讲科学了么？咱们冒个险往下走走怎么样？”

“等回来再说吧。”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这时，他看到防波堤的尽头站着一个人影，那是一个女人。

“天哪，我还以为那是一个渔夫呢。那不是个女人么？”

欧内斯蒂娜眯起眼睛望了一望。她那灰色的眼睛长得倒是很美丽，可惜是近视，看到的只是一团黑影。

“她是不是还挺年轻的？”

“太远了，看不清。”

“不过，我可以猜出她是什么人。一定是那位可怜的‘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

“这是个外号。她的外号可多着呢。”

“还有什么？”

“村民们给她起了个下流绰号。”

“我亲爱的蒂娜，您可以肯定——”

“他们叫她‘法国中尉的……女人’。”



“噢，所以人们就都不理睬她，她也就只得到这儿来消磨时光，是吗？”

“她……有点神经错乱。咱们往回走吧，我可不想靠近她。”

他们停住脚步。查尔斯看着那个黑影。

“这倒挺有意思的。那个法国中尉是个什么人物？”

“一个男人呗。据说她已经……”

“爱上他了？”

“比这还要糟呢。”

“那么是他抛弃了她？有孩子吗？”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都是人家传的。”

“可是她在那儿干什么呢？”

“人们说她在那儿等着那个人回来。”

“噢，就没有人去关心关心她吗？”

“现在她可是波尔蒂尼夫人的佣人。我们去这位夫人家拜访时，倒从没见到这个佣人，但她确实住在那儿。咱们回去吧。我看不清她是什么样子。”

他笑了笑，没有动。

“要是她向您走过来，我就保护您，向您显示一下我还是有勇气的。走，看看去。”

于是，他们向前走过去。那女人站在一根系缆柱旁，手里拿着帽子，头发紧紧地包在黑大衣的高领子里。那件黑上衣是四十年前的时髦货，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活像斗牛士披的大衣。她的裙子里没有衬架，显然不是因为她不了解伦敦的流行风尚，只是忘了用罢了。查尔斯故意大声说了句什么，好让她知道有人走过来了。但是，她却一动不动。他俩又向前走了几步，从侧面

看清了她的面容，发现她的两眼正直直地望着遥远的天际。突然起了一阵大风，查尔斯连忙搂住欧内斯蒂娜的腰，生怕她给吹倒。那女人握在系缆柱上的手抓得更紧了。

风小了下来，查尔斯便赶忙走上前去。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向欧内斯蒂娜表现他的勇敢吧。

“这位女士，我们不能看着您身处险境而不告诫一声，风再大一点，您就会——”

她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查尔斯觉得是她盯了自己一眼。查尔斯对这第一次见面久久难以忘怀。难忘的倒不是这张脸上意料之中的东西，而是它给人意料之外的印象。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受尊崇的女人面容是文弱、顺从、腼腆的。这张脸不像欧内斯蒂娜的那么漂亮。不论什么时代，也不管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衡量，那确实不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但这张脸确实让人难以忘怀。这是一张充满悲伤的脸。脸上所流露出的悲伤，正像树林中所流出的泉水，纯净、自然、无遮无挡。这张脸上没有矫揉做作，没有虚情假意，没有歇斯底里，没有骗人的面具，更重要的是，那张脸上看不出什么神经错乱的痕迹。神经错乱、疯狂只属于那茫茫的大海，那了无边际的天涯。悲哀的人如果是自作多情就不自然了，正如泉水淙淙而流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但要把它从沙漠中汲取出来就不自然了。

事后，查尔斯总觉得那种目光具有穿透一切的魔力。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目光本身，而是指它的效果。那一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在对方眼里成了面目可憎的敌人，就这样一眼看穿，活该被刺穿、被消灭。

那女人沉默不语。她回头看了不过有两三秒钟，然后便转过



身，依旧盯着南方。欧内斯蒂娜扯了扯查尔斯的袖子。他转过身，朝她耸耸肩，微笑一下。快走出码头时，他说：“要是您刚才没讲那些窝囊事该多好啊。乡间生活就是有这么一个不好的地方。人们对彼此的隐私都了如指掌，生活中没有神秘色彩，没有浪漫情调。”

当时欧内斯蒂娜讽刺他说，他只懂得科学，哪里知道什么轶闻趣事。



第三章

在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年代中，聪明人自然会选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做一个年轻人。

——G·M·杨格

查尔斯用过午餐后，回到白狮旅馆他的房间里。他对着镜子，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脸，思路难以理清，一片混沌。他觉得脑子里有说不尽的神秘东西，感到心里隐约有种挫败感。这种心情与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毫无关系。而使他烦恼的倒是下面这些事：在特兰特姨妈家吃午饭时，他只讲了些小事情；对有些事情他故意避而不谈，但他这种做法太明显了；自己致力于古生物学研究，但他没法确定这种学问是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也吃不准欧内斯蒂娜到底是不是真正理解自己，而自己是不是真正理解她；他感到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最后他发现，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他不得不熬过一个漫长而阴郁的下午，而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个威胁。那时毕竟是一八六七年，而他虽然才三十二岁，对于人生的思索已经够多的了。



查尔斯自认为是一位热爱科学的青年，如果听到有关飞机、喷气式发动机、电视、雷达等未来科学发展方向的情况，他也不会太惊讶。但是会使他目瞪口呆的，就只能是当代人跟他那个时代的人对时间本身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倒不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有一种无私的爱，也不是出于智慧的本能，而是我们要将社会的聪明才智与万贯财富用在提高效率的方法上——因为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向完美的人性迈进，而是为了获得完美的、闪电般的效率。可对查尔斯以及他所有的同代人和 社会显要来说，人世间的 시간은无限缓慢的。对于他们，问题不是规划时间来完成要做的事情，而是想方设法找点事做，好打发漫漫长日。

如今因为谋取财富而出现的常见病症是精神分裂症，而查尔斯那个时代的通病却是百无聊赖。不用说，对一八四八年革命浪潮以及早已消声匿迹的宪章运动的回忆给那个时代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对包括查尔斯在内的许多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那遥远的斗争早已烟消云散了。毋庸置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繁荣昌盛的时代。工匠哪怕是普通的劳工，都富裕起来了，这样一来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人们早已把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查尔斯没法知道，正巧在那天下午，在大英博物馆那灰色墙壁的图书室里，有个大胡子的德国犹太人正在默默地工作着，他的工作将会结出累累硕果。假如您当时把这一硕果及其后来涤荡一切的效果事先向查尔斯描述一番，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尽管如此，一八六七年三月过后的六个月，《资本论》第一卷还是在汉堡问世了。